

經部

詩傳大全卷十四

明 胡廣等 撰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音洛胥叶思呂反受天之祜侯古反

興也交交飛往来之貌桑扈竊脂也鶯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

之祜矣頌禱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四章雖皆頌禱之辭然亦寓期望戒勵之意○安成劉氏曰此章及三四章末句皆所謂頌禱之詞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卑郢反

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者也禮記王制千里之外十國以為州州有伯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臨川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

○之屏之翰叶胡見反百辟音壁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叶乃多反受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不獨為萬邦之屏翰其所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為為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且斂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慎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乎哉百辟為憲有期之之意不戢不難有戒之之意○臨川王氏曰戢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然則受福豈不多也○新安胡氏曰此亦戒之之詞也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安成劉氏曰菀柳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康不寧清廟

云不顯不承以至於穆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並放此義

○兕餘履反觩古横反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求

賦也兕觩爵也觩角上曲貌周頌作捄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敖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慶源輔氏曰彼交匪敖亦有戒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定宇陳氏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等語

參之則此為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叶牛何反

興也鴛鴦匹鳥也鄭氏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為雙性馴偶也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孔氏曰謂之畢則執以掩物謂之羅則張以待鳥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安成劉氏曰四章皆為頌禱之詞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

興也石絶水為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竝棲一正一

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

○乘(繩證反)馬在廏(音救)摧(采卧反)之秣(音末叶莫佩反)之君子萬年福祿艾(魚盖反叶魚肺反)之

興也摧莝秣粟(釋文曰摧莝芻也秣穀飼馬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廏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乘馬在廏秣之摧(叶祖為采卧二反)之君子萬年福祿綏(叶宣

隹土果二反之

興也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故尤更明易上之禱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禱上則亦無此意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有頍缺婢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居何反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湯何反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于松柏叶逋莫反未見君子憂心弈弈叶弋灼反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

懌叶弋灼反

賦而興又比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比今詳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殽曰兄弟皆述宴時之實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屬比起此章當為賦而興又比及考輔氏童子問本正作賦而興又比今從之○慶源輔氏曰首言與宴者其弁頍然只是賦體又貼一句實維伊何則以興起下二句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也此則興體至於蔦蘿則為比也頍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弁孔氏曰弁者冠之大名爵弁則士祭服韋弁即戎冠弁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故知皮弁也嘉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

甘美本草曰一名寓木凡桑槲櫸柳楊楓等樹上皆有之此物自感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也

女蘿兎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釋文曰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

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為賔者也弈弈憂心無所薄泊博二音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叶陵之反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沚反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兵命反叶兵旺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浪反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慶源輔氏曰以時為善何也盖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方九反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巨九反如彼雨于付反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去聲無日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音洛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

爾雅曰謂我舅者我謂之甥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昆弟為從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為甥姊妹之子為甥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曰大戴禮曾子曰陽之專氣為霰蓋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摶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須溪劉氏曰霰則知有雪矣老則知有死矣相會之始為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豐城朱氏曰推親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

踈之殺也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乗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眞情之所不能已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此與唐風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辭旨畧同而意則異彼欲及時以自娛樂此欲及時以相親愛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舝胡瞎下介二反兮思孌力兗反季女逝石列石例二反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叶羽已反式燕且喜

賦也間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親迎者乗車孌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

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間關然設此車舝者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爻反式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

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埤雅曰鷮尾六尺字從喬者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孔氏曰語云四足之美

有麃兩足之美有離辰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巳而教誨之慶源輔氏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言碩女適及其時而以美德來配巳而教誨之也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才洛反薪叶音襄析其柞薪其葉湑思呂反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叶想羽反兮

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高山仰叶石剛反止景行行叶戶郎反止四牡騑騑孚非反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

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

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須溪劉氏曰此二句極思慕之情而好仁者以之此古人善讀詩也鄉音向道而行

中道而廢鄭氏曰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豐城朱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六義屬興而斷章取義則於行道進德之喻尤為切至蓋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達乎國都也是即所謂半塗而廢

也豈不惜哉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

孳孳斃而後已慶源輔氏曰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能如此則能有益於已矣時過而學者可常常涵泳此數語以自警

車舝五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一章言其望之甚切故得之甚喜也二章言其德之來教故好之無厭也三章自謙之辭言我雖無以與女而女則宜有以相樂也四章則言我心傾寫與女以見誠之至也五章則舉其始終而言之上四句言其始下四句言其終前已極言之矣故此但言其畧耳○安成劉氏曰此詩皆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既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輸寫至於宴樂之也又歎為歎之無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證之關雎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汾乾反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穢汚能變白黑

廬陵歐陽氏曰齊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永嘉陳氏曰青蠅穢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也

樊藩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永嘉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逼反

興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王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定宇陳氏曰讒人罔極之禍其末至於亂四國其始先於構二人聽者察於其始而早絕之庶乎不至於罔極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知屬興此比興相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放此）籩豆有楚殽（戶交反）核（戶革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舉里反）鍾鼓既設（叶書質反）

舉醻市由反　逸逸大侯既抗叶居郎反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叶丁藥反　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孔氏曰鋪陳曰筵藉之曰席　左右筵之左右也丘氏曰謂筵上左右之人　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也鄭氏曰豆實葅醢也籩實桃梅之屬○孔氏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殽亦為核　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鄭氏曰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安成劉氏曰大射

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鍾磬鼓鏞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禮則有樂正命遷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參約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鍾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縣之樂謂宿設者先儒以為更整理之耳

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

朱子曰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醻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

逸

逸往来有序也

安成劉氏曰往来者東西交錯也

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鄭氏曰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

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其畫皆毛物也○廬陵李氏曰言質者以白與赤采其地而後畫布侯者直畫而已

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安成劉氏曰凡侯有中有身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折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闊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最中一幅即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其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為舌據侯中之廣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為正鵠則正鵠當廣六尺此燕射之侯不設正鵠則於正鵠之處以白采其地而畫熊為的又於其側以丹色為質畫雲氣為飾自麋侯以下其飾皆然

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鄉射禮註曰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廬陵李氏曰舌

維持侯者綱所以繫之于植者侯向堂以西為左掩向東也植音値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安成劉氏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緻侯身侯舌之四角而繫之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毗至反其耦也鄭氏曰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盧陵李氏曰射每二人相對以決勝負曰耦射禮選羣臣為三耦盧陵李氏曰三耦使大夫士為之若燕射則天子諸侯同一侯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孔氏曰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音寘也儀禮曰卒射司射命設豐

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奠于豐上不勝者進取觶少退立卒觶進奠于豐下註曰豐形蓋似豆而卑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安成劉氏曰左右有序者儀之盛也籩豆酒殽陳列者禮之盛也而武公於立言之首特以初筵發之者若將不保其終也　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鍾鼓舉醻爵安成劉氏曰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醻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言大侯既抗於設鍾鼓舉醻爵之後也　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鉗入聲　發孔氏曰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烝衎(苦旦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都南反叶持林反)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叶奴金反)賓載手仇(音拘叶求其二音)室人入又(叶由怡二音)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酬時二音)

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孔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安成劉氏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

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

仇讀曰斢音抅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孔氏曰佐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又復去聲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儀禮特牲曰衆賓長為加爵注曰獻禮既成多之為加也○須溪劉氏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音抗圭玉藻注曰崇高也為高坫凡所受圭奠于上焉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

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慶源輔氏曰毛氏謂籥舞笙鼓者謂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上二章皆言凡飲之初禮樂之盛如此則必不至於亂也○安成劉氏曰此言祭宴禮樂之盛亦蒙上章初筵之意然武公因酒過作詩宜於深自懲創若大禹惡而絕之也今二章乃皆盛陳飲酒之禮者蓋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也其終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自戒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射祭祀之禮而後免於酒禍哉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遭反）曰既

醉止威儀幡幡（叶分邅反）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音朔下同）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孔氏曰慎密謂慎禮而密盡）怭怭媟（音薛）嫚（音慢）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注云治初筵溫溫秩秩之時也亂幡幡怭怭載號載呶之時也○慶源輔氏曰溫溫其恭威儀反反抑抑始乎治也幡幡怭怭屢遷屢舞終乎亂也纔飲酒稍不

謹必至於此

○賓既醉止載號乎毛反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于其反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反維其令儀叶牛何反

賦也號呼呶讙也孔氏曰唱叫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

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慶源輔氏曰傲傲比僊僊則甚矣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則又甚也不知其郵亦甚於不知其秩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眉山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美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叶養里反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叶失志二音矧失引反敢多又叶夷益夷豉二反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音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曰相為司正燕禮曰射人為司正○東萊呂氏曰淳于髠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言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

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 慶源輔氏曰欲其不至於昏醉而但告之使勿大怠者何也蓋凡溺於酒者其病根只在一怠字上稍自謹飭者便不至若是漢人謂無事故飲者亦此意也無事則怠矣匪言勿言匪從勿語則應前章號呼讙呶而云也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 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

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號載呶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羖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己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鄱陽董氏曰史鴻漸云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誥戒之幽王之世上下沈湎武公飲酒自悔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一

時開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者傳為子孫法焉○安成劉氏曰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羞耇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反開飲酒之端者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畧可互相備矣

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音洛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

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幾反

興也莘長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来朝音潮何錫予音與之雖

無予之路車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又何予之玄袞（古本反）及黼（音甫）

輿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周禮巾車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以金為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纓飾七成樊音盤罽音計）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音袞）龍也黼如斧形刺（七亦反）之於裳也（孔氏曰以龍首卷然謂之袞○東萊呂氏曰玄者衣之色袞畫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繡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上公之服）周制諸

公袞冕九章巳見九罭篇鄭氏曰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衣五章裳四章侯伯鷩音鼈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鄭氏曰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子男毳尺鋭反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鄭氏曰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孤卿絺知上聲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鄭氏曰絺刺粉米無畫也衣一章裳二章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巳鄭氏曰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巳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五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此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

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巳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巳意猶以為薄也上永嘉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巳也公九章其服用衮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錫予之至厚者爾○豐城朱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衮黼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来所以懐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覧反泉叶才勻反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来朝言觀其旂巨依反叶巨斤反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呼惠反載

驂七南反載駟君子所屆叶居氣反

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孔氏曰正出涌泉也三山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芹水草可食埤雅曰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水葵淠淠動貌嘒嘒聲也臨川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也屆至也○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天子所予音與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叶彌并反之樂只君子福祿

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孔氏曰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也○鄭氏曰偪束其脛自足至縢故曰在下○廬陵彭氏曰陳氏云帶裳幅舄昭其度也幅雖微而有等差之度故併覲之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偪見于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咨齊二音豐城朱氏曰禮以齊遬為敬彼交匪紓故則為福之所求彼交匪紓則天子之所予天子之所予即福祿之所申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叶卜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汎汎芳劒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

之樂只君子福禄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叶郎之反

興也紼繂音律也孔氏曰孫炎云繂大索也李廵云所以維持舟者纚維皆繫

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膍

厚戾至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

則天子必葵之慶源輔氏曰天子葵之言天子能葵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也福

禄必膍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慶源輔氏曰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為不足

也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

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遬而為天子

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萬福之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歎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強不得已之意一有勉強之心則怠矣

騂騂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叶分遭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叶於圓反矣

興也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翩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胥相也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

騂騂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婚姻則豈可以相遠哉廬陵歐陽氏曰弓之為物其體往來詩人以興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

○爾之遠同上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廬陵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傚上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王位在德元風俗之樞機也故爾遠則民然爾教則民傚其應甚速不可不謹也遠字承上章而言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預與二音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同上

賦也今善綽寛裕饒瘉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盖指讒已之人而言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如羊反至于已斯亡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慶源輔氏曰即大學絜矩之道也則豈有相怨者哉臨川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直則各相怨於一方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

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始則詔之以相怨之由終則戒之以不遜之禍其曉之也切矣○廬陵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須溪劉氏曰末句猶云至于已斯亡也

○老馬反為駒叶去聲不顧其後叶下故反如食音嗣宜饇於據反如酌孔取叶音娶

比也饇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蒲拜反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

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比必指當時實事而言葢時有讒已以取其爵位而不度其已之不勝任者如食宜饇以比其貪黷之無厭如酌孔取以比其攫取之太甚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叶時遇反

比也猱獼猴也陸氏曰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猿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来之是猶教猱升木

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長樂劉氏曰小人樂於不善今王又踈薄骨肉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堅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是之謂徽猷○東萊吕氏曰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新安胡氏曰毋教云者中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慶源輔氏曰君者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道耳罪不在於民也望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安成劉氏曰大學傳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上恤孤而民不倍上有微猷而下之與屬若其機蓋如此

○雨于有反雪瀌瀌符嬌反見晛乃見反曰音越韓詩劉向作聿下章放此消莫肯下遐稼反遺式居婁力住反荀子作屢驕

比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安成劉氏曰盛雪見日氣則自消正如此也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叶莫侯反我是用憂

比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

也書作髳孔氏曰髦西夷之别名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彼髳此髦音義同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臨川王氏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是大亂之道也故我是用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堯之協和萬邦必以親九族為本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為先所係之大如此而其道則唯在於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棣於伐木頍弁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人所以於卒章深致其憂也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戰國策作上天甚神無自暱焉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

反為所辱也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臣田嬰齊後至則斮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慶源輔氏曰前章只是比體以人願息於柳陰以比人願庇於王者耳若以為興則不尚息焉無自暱焉兩句意思各別

○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反焉上帝甚蹈見上無自瘵側界反叶子例反焉戰國策作也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力制反焉

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

予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傳大全卷十四

詩傳大全卷十五

明 胡廣等 撰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音亡

賦也都王都也黄黄狐裘色也孔氏曰狐之黄者多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慶源

輔氏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故為萬民所仰望也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東遷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死於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為鎬京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七活反叶租悅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直如髮叶方月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賦也臺夫音扶須也陸氏曰莎草也可以為蓑笠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臨川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偕作之服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

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廬陵羅氏曰說文綢密也解順新語其首飾綢直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為高髻之類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於粉反結叶繳質反

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姞其入聲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為韓姞相攸汾王之孫左傳鄭石癸曰

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姞與周室為昏姻也世貴舊姓昏連王室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安成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崔盧皆一時之望族為世所稱也苑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初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垂帶之貌孔氏曰禮大帶垂三尺卷髮鬈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蠆螫音釋蟲也尾末揵音虔然似髮之曲上者釋文曰揵舉也長尾為蠆短尾為蠍邁行也蓋曰是不

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盱喜俱反）

賦也旟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脩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 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爾雅注菉蓐也今呼鴟脚莎 兩手曰匊局卷音權也猶言首如飛蓬也疊山謝氏曰婦人夫不在不事容飾故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埤雅曰藍綠皆易得之物今以憂思貳之故雖終朝采掇而不盈一匊一襜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慶源輔氏曰薄言歸沐恐君子之或歸也好飾者婦人之性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尺占反叶都甘反五日為期六日不詹音占叶多甘反

賦也藍染草也濮氏曰藍可以為靛染青以之靛音奠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况於遲久而弗歸耶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韔初亮反其弓叶姑弘反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為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丘氏曰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慶源輔氏曰狩而韔弓釣而綸繩本非婦人之事望之切思之深設言其如此以見其欲無往而不與之俱是雖夫婦之正情然使其形於言焉則怨曠甚矣

○其釣維何維魴音房及鱮音叙叶音滑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掌與反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

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承上章末句而言亦喜幸之詞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蒲東反黍苗隂雨膏古報反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刀報反之

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逺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芃芃黍苗則惟隂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叶魚其反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將黎反

賦也任負任者也孔氏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人輓音晚車也周禮鄉師注曰輂車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藩營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加二板二築以十五人而輂○安成劉氏曰我任我輦載任器於輂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安成劉氏曰我車我牛駕牛於重載之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臨川王氏曰此章見召伯之過役夫如此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臨川王氏曰此章見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今河南有鄧州及信陽縣是也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慶源輔氏曰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烈烈然威武者皆召伯有以成之也然則兵豈能自為強弱哉顧上之人所以御之者如何耳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疊山謝氏曰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 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東萊呂氏曰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音洛下同如何

興也隰下溼之處宜桑者也孔氏曰桑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安成劉氏曰所謂下章者指二章三章也所謂比者蓋以隰桑枝葉顏色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亦與菁莪比意相類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叶欝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長樂劉氏曰光潤如膏之沃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叶於交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心乎愛叶許既反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既而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丘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如此○臨川王氏曰所謂感德至善不能忘也楚辭所謂思公子兮

未敢言意葢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孔氏曰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耳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

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朱子曰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上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永嘉陳氏曰雲為質而露為澤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張子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滮符滮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地因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閒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疊山謝氏曰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

○樵徂焦反彼桑薪卬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煁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

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孔氏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火爐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鼓鐘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懆懆七到反視我邁邁比也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程子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懆懆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鶖禿鶖也埤雅曰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頭高八尺梁魚梁也○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安成劉氏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内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此禽鳥匹偶竝棲之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矣臨川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疊山謝氏曰鴛鴦不失其匹偶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廢后有愧於鴛鴦矣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

○有扁（步典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都禮反叶喬移反）兮

比也扁卑貌俾使疧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安成劉氏曰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以配已則已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孀婦而曰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亦此章之意也）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疧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則言夫婦之常理二章則言時運之使然三章始言其體尊勢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尚能漑物四章然後自歎其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其言亦可謂有序矣五章又疑已雖念王而王不顧已何哉六章始以鶖比褒姒而歎王之舉措取舍之非宜七章則遂言王之二三其德曾不若鴛鴦之有常八章方極其意而謂王不自愛重寵嬖賤妾以輕賤其身所以使我憂之而成病其言有序而不亂其怨有則而不流即其言以觀其人則申后其亦賢矣哉○三山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彼專以綠衣取譬此則多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安成劉氏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為比體一章以一事為喻反覆諷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絶念於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一詩之中

（首以之子稱王后之也繼稱碩人尊之也繼而稱子親之也繼又稱碩人又稱之子怨者之詞）（固有不暇整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於鴆反）之食（音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緜蠻鳥聲阿曲阿也（孔氏曰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於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朱子曰丘隅岑蔚之處憚畏也趨疾行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緜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叶鋪郎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三山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為葅)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有兔(宅故反)斯首炮(白交反)之燔(音煩叶汾乾反)之君子有酒酌言獻(叶虚言反)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

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疊山謝氏曰瓠葉以為葅不必嘉蔬一兔以為殽不必異腯先王之燕賓客真德實意而已矣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叶陟畧反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賦也炕音抗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

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炰叶蒲侯反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

賦也醻導飲也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醻其主

人又自飲者是尊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卻不飲奠於席前○新安胡氏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醻賓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醻

瓠葉四章章四句 定宇陳氏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此聊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譏詞耳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譏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漸漸竝士銜反下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叶直高反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

也廬陵歐陽氏曰漸漸髙石悠遠山川序其所經歴險阻遠道之勞耳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没叶莫筆反矣

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没盡也言所登歴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何反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湯河反矣

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

畢將雨之驗也埤雅曰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也○朱子曰畢是漉魚底叉網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新安胡氏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廬陵歐陽氏曰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不遑朝矣猶可言也至於不遑出不遑他則其情危而可哀甚矣方采薇出車之詩作時豈容有此事哉世之治也固未嘗有征伐之

詩也然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則烏在其為民之父母也

苕音條之華音花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本草注曰紫葳一名陵苕蔓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巔有花其花夏乃盛○安成劉氏曰芸者黃之盛也○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

心之憂傷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桑經反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叶補苟反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莆田鄭氏曰牝羊本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罶笱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

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

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

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

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何草不玄叶胡均反何人不矜古頑反韓詩作鰥叶居陵反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黄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疊山謝氏曰東山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序情閔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為說同為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叶上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五反

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有芃(薄工反)者狐(叶與車)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擇

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

此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也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傳大全卷十五